

200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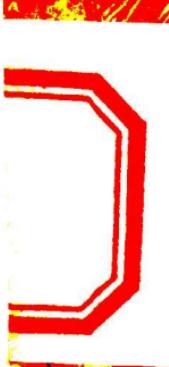
200059

200059



J.V. STALIN:

# 黨主義概論



J.V.STALIN

列寧主義概論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版  
定價： 國幣三角  
總經售： 新華書店

# 目 錄

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德 維洛夫大學裏的講演）	1	112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5	
二 方法	12	
三 理論	20	
四 無產階級專政	38	
五 農民問題	51	
六 民族問題	65	
七 戰略與策略	75	
八 黨	93	
九 工作體裁	109	
關於列寧主義問題	113	— 194
一 列寧主義底定義	115	
二 列寧主義底要點	118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120	
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123	
五 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黨和工人階級	135	
六 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	163	
七 為社會主義底勝利而鬥爭	179	

# 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維德洛夫大學裏的講演)

我把這本書供獻給那些在列寧死後徵收黨員時加入黨的同志們。 斯大林



列寧主義底基礎，是一個大題目。要盡量說明這個題目，必須要著作一整本書。甚至於要著作好幾本書。因此，我的演講，自然不能是列寧主義底盡量的說明。這些演講至多只能是列寧主義基礎底簡略的大綱。但是，我還是認爲，敍述這個大綱，以便指出幾個爲有成效地研究列寧主義所必要的基本出發點，是有益處的。

敍述列寧主義底基礎，這還不是敍述列寧底世界觀底基礎。列寧底世界觀與列寧主義底基礎——這兩個東西底範圍並不一樣。列寧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世界觀底基礎當然就是馬克思主義。但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敍述列寧主義應當從敍述馬克思主義底基礎開始。敍述列寧主義——這就是說，敍述列寧著作中的那些由列寧所放進到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裏的，而自然是和列寧底名字相關的特別的和新的東西。我在自己的演講中，不過就是按照這個意思來敍述列寧主義底基礎的。

## 那末，列寧主義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環境特殊條件中的應用。這個定義是有一部分真理的，但是牠還千萬沒有說盡全部真理。列寧的確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了俄國的實際情況中，而且應用得很巧妙。但是，假如列寧主義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特殊環境中的應用，那末，列寧主義就是純粹民族的，而且僅僅是民族的，純粹俄國的，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了。可是，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是國際的現象，牠在整個國際發展中有自己的根源，而不僅僅是俄國的現象。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以為，這個定義犯有片面性的毛病。

另外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革命原素底復活，而與四十年代以後各年代的馬克思主義不同；據說四十年代以後各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已變成溫和的，不革命的了。如果把這種將馬克思主義分為革命部分和溫和部分的愚蠢而又庸俗的意見除開不說，那末，就應該承認，就是這個完全不充分的和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定義，也有一部分真理。這部分真理就在於，列寧的確恢復了馬克思主義底那個被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所埋沒了的革命內容。但是，這只是一部分的真理。關於列寧主義的全部真理是在於：列寧主義不只是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了一步。在資本主義底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新條件下面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 列寧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

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地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革命（我們所說的是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時期，當時還沒有已經發展的帝國主義，他們生活在準備無產者們去作革命的時期，當時，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直接的實際的不可免的事情。而列寧呢，马克思與恩格斯底這位學生呢，則生活在已經發展了的帝國主義底時期，生活在無產階級革命正在展開的時期，這時，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在一個國家裏取得了勝利，已經打破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已經開闢了無產階級民主制底紀元，蘇維埃的紀元。

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向前的發展。

人們通常指出，列寧主義帶有非常戰鬥的和非常革命的性質。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列寧主義之所以有這種特性，是由於以下的兩個原因：第一，列寧主義是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牠不能不帶着無產階級革命的痕跡；第二，列寧主義是在與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搏戰過程中間長成和強壯起來的，而與這個機會主義鬥爭，曾經是，並且現在還是為戰勝資本主義所必要的先決條件。不要忘記，在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而和這個機會主義作無情的鬥爭，曾不能不是列寧主義底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 （一）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底條件下面長成和形成的，這時

資本主義底矛盾達到了極點，這時無產階級革命成了直接實際的問題，這時準備工人階級去革命的舊時期已經走到盡頭而轉變到了向資本主義直接衝擊的新時期。

列寧稱帝國主義為『垂死的資本主義』。為什麼呢？因為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矛盾底緊張程度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着便是革命底開始。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有以下三個：

第一個矛盾——這是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工業國家裏壟斷性的托拉斯和新迪加，銀行和財政寡頭底無上威權。與這種無上威權鬥爭時，工人階級底通常鬥爭方法——職工會和合作社，國會政黨以及國會鬥爭——已經是完全不夠的了。或者向資本搖尾乞憐，依舊過着非人生活並每況愈下；或者是運用新的武器，——這就是帝國主義向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提出的問題。帝國主義推動着工人階級走向革命。

第二個矛盾——這是各個財政集團間及各個帝國主義列強間為爭奪原料產地，為爭奪別國的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就是為要獨佔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猛烈鬥爭，就是為要重新瓜分已經瓜分過的世界而進行鬥爭，就是那些尋求『日光下的地盤』的新興財政集團和列強進行特別劇烈的鬥爭，來反對那些不肯放鬆自己的職物的老大財政集團和列強。各派資本家集團間這種猛烈鬥爭底特點，就在於牠包含着一種不可避免的原素——帝國主義的戰爭，為掠奪別國的領土而進行的戰爭。而這種情況底特點又在於牠使帝國主義者們互相削弱，使整個資本主

義底陣勢都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機接近，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爲實際必要的事情。

第三個矛盾——這就是爲數極少的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十數萬萬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對最廣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內十數萬萬人民施行最殘暴的剝削和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便是這種剝削和這種壓迫底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的時候，不得不在那裏建築鐵路，工廠，及工業的和商業的中心。無產階級底出現，本地階級界底產生，民族覺悟底興起，解放運動底加緊，——這些便是這種『政策』底不可避免的結果。在所有一切殖民地及附屬國革命運動底加強，便是顯然證明這一點。這個情形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爲這個情形根本掘動資本主義底陣地，把殖民地和附屬國由帝國主義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備軍。

一般地說來，帝國主義底主要矛盾，把舊的『興盛的』資本主義變爲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便是這樣。

十年以前爆發過的帝國主義戰爭底意義，就是在於，牠把所有這些矛盾都集合在一塊，結果就加速了和便利了無產階級底革命戰鬥。

換一句話說：帝國主義不僅已經使革命成了實際上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已經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良好條件。

這便是產生列寧主義的國際環境。

有人會向我們說：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這種情形，對於當時並不是，而且也不能是模範式的帝國主義國家

的俄國，有什麼關係呢？這種情形，對於首先是在俄國工作，而且首先是爲着俄國而工作的列寧，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恰好是俄國成了列寧主義底發源地，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底故鄉呢？

因爲，俄國曾經是帝國主義底這一切矛盾底集合點。

因爲，在俄國，革命醞釀底程度，會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厲害，因爲這樣，所以祇有俄國曾能夠用革命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

首先要講的，是沙皇俄國是各種壓迫——資本主義的壓迫，殖民地的壓迫及軍事的壓迫——底最無人道而最野蠻的形式底發源地。誰不知道，在俄國，資本底無上威權是與沙皇制度底專橫暴虐混合着？誰不知道，俄國民族主義底侵略是與沙皇政府對於非俄羅斯民族的屠殺互相混合着？誰不知道，對土耳其，波斯、中國底整批區域的剝削是與沙皇制度對這些區域的侵佔互相混合着，是與侵佔領土的戰爭互相混合着？列寧說得很對：沙皇制度是『軍閥封建的帝國主義』。沙皇制度把帝國主義底一些最壞的方面都總合起來，而且使之加倍厲害了。

其次，沙皇俄國是西方帝國主義底最大的後備軍。這不僅是說，牠放任了外國資本自由進口活動，讓外國資本操縱了俄國國民經濟中如燃料和冶金業這樣有決定作用的部門；而且是說，牠會能用千百萬兵士來供給西方帝國主義者。

試回想一下，一千二百萬俄國軍隊，爲保證英法資本家底極高度的利潤，在帝國主義大戰底前線上流血的事實。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僅是帝國主義在東歐的看門狗，而

且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代理人，牠從倫敦，巴黎，柏林，布律塞爾得到了借款而替牠們從人民身上榨取幾萬萬元的利息。

最後，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國主義在瓜分土耳其，波斯，中國等等方面最忠實的同盟者。誰不知道，帝國主義戰爭是沙皇制度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行的呢？誰不知道，俄羅斯是這次戰爭中的一個重要份子呢？

所以沙皇制度底利益是與西方帝國主義底利益互相結合了的，而且終於融合成爲帝國主義利益底一個整體。西方帝國主義是不是能夠不預先用盡一切力量來和俄國革命拚命決戰以圖維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就甘心喪失像舊時的沙皇資產階級俄國這樣在東方的強大的支柱，這樣豐富的人力和物力底貯蓄器呢？當然，是不能夠的！

可是由此可見，誰會想打擊沙皇制度，他就會必然要去打擊帝國主義，誰會暴動起來反對沙皇制度，他也就會應該暴動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因爲誰要是實際上會想不僅打碎而且還要永遠消滅沙皇制度，那麼他推翻了沙皇制度，他就也會一定要推翻帝國主義。這樣，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便接近了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接近了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且會應該轉變爲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的革命。

而同時，在俄羅斯興起了最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個革命是由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所領導，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有俄國革命農民這樣重大的同盟者。這樣的革命曾經不能半途中止，在勝利的時候，牠曾經應該向前進展，高舉反帝國主義的暴動旗幟，——這點難道還須證明麼？

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俄國曾經是帝國主義各種矛

盾底集合點，這不僅是說，因為這些矛盾在俄國帶有特別醜惡，特別難堪的性質，所以最容易暴露出來，也不僅因為俄國曾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主要支柱，牠將西方財政資本與東方殖民地聯接起來；而且是因為，祇是在俄國才曾經有真實的力量，能夠用革命方法解決帝國主義底矛盾。

可是由此可見，俄國革命不能不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牠不能不一開始發展便帶着國際性，這樣，牠不能不震動帝國主義底根基。

在這種實際情況之下，俄國共產黨人曾經能夠把自己的工作僅限於俄國革命底狹隘的民族範圍以內嗎？當然，是不能夠的！正是相反，無論國內的（深入的革命危機）和國外的（戰爭）環境，都曾經推動他們的工作超出這個範圍，把鬥爭轉變到國際舞台上去，揭穿帝國主義身上的爛瘡，證明資本主義破產底必然性，打碎社會大國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最後，推翻本國的資本主義，並替無產階級鍛鍊出新的鬥爭武器，——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爲的是便利着全世界無產者推翻資本主義。

俄國共產黨人會不能不這樣行動，因爲祇有在這條道路上可以希望國際環境內產生某種變化，足以保證俄國不致有資產階級制度底復辟。

因爲這些原因，所以俄國便成了列寧主義底發源地，而俄國共產黨人底領袖列寧，便成了列寧主義底創造者。

這裏俄國和列寧所『遭遇的』，差不多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國和馬克思恩格斯所『遭遇的』一樣。當時，在德國，是醞釀着資產階級的革命，正好像在二十世紀初期的

俄國一樣。當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寫道：

『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德國身上，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底前夜，因為德國將在一般的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之下，和具備着比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的法國更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完成這個革命。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序幕。』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已經移到了德國。

恰巧是德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底故鄉，而德國無產階級底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底創造者，這件事情底確實原因正是馬克思在上面這段話內所指出的這種情況，這未必是可以懷疑的。

對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也應該這樣說，而且更應該這樣說。俄國在這時期曾處於資產階級革命底前夜，牠曾應當在歐洲更進步的條件之下和具備着比德國（英、法更不用說了）更發展的無產階級，來進行這個革命；並且所有一切的事實材料都已經指明，這個革命曾經應當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底酵母和序幕。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當俄國革命還剛才萌芽的時候，在他所著的做什麼？這本小冊子內，就說過以下的預言，這事實不能認爲是偶然的。他說：

『歷史現在向我們（即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註）提出了一個迫近的任務；這個任務與任何國家裏的無產階級底迫近任務比較起來都是最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把歐洲的，而且也把亞洲的反動勢力底最強大的支柱破壞，這就會使俄國——

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二頁）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會應當轉移到俄國。

大家知道，俄國革命底過程已經綽綽有餘地把列寧這個預言證明了。

既是這樣，那末，作過了這樣的革命和具備着這樣的無產階級的這個國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底故鄉，這還有什麼奇怪呢？

這個無產階級底領袖，列寧，同時也成了這個理論和策略底創造者以及國際無產階級底領袖，這還有什麼奇怪呢？

## （二）方 法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爲要說得確切起見，我應該補充說，這裏所指的，不是機會主義在形式上的統治，而只是機會主義在實際上的統治。在形式上，當時領導第二國際的，是『忠心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者、『正統派』——考茨基及其他等人。可是，在事實上，第二國際底基本工作，當時都是按照機會主義底路線進行的。機會主義者當時由於他們迎合性的小資產階級的天性而迎合了資產階級，而『正統派』也是爲着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爲着維持『黨內和平』起見而迎合了機會主義者。結果便弄成了機會主義底統治，因爲，資產階級底政策和『正統派』底政策間的鍊條已經聯貫起來了。

這是資本主義底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即所謂戰前的時期，那時，帝國主義底將要引起大災難局面的矛盾，還沒有來得及完全明顯地暴露出來，那時，工人的經濟罷工和職工會還多少『照常』發展着，那時，選舉鬥爭和國會黨團還產生了『衝昏頭腦的』成效，那時，人們把合法的鬥爭形式頌揚得高入雲霄，想要用合法手段來『打死』資本主義，——總而言之，那時，第二國際底政黨一天一天長得肥胖胖的，不願意認真想到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羣衆底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論，而是脫離了羣衆底實際革命鬥爭的和變成了死板教條的自相矛盾的理論觀點和理論斷片。爲要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想起馬克思底理論，可是，爲的是要剜去這理論中的活潑的革命的精神。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態度和畏縮的政客手腕，議會的外交手段和議會的拉攏行爲。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時也會通過革命的決議和口號，可是，爲的是要把這種決議和口號擋置起來。

不是使黨在自己的錯誤中領受教育和學習正確的策略，却反而小心躲避迫切問題，掩蔽和抹煞這些問題。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自然也會不嫌說到緊急問題，可是，爲的是要用一些『橡皮性的』決議來敷衍了事。

第二國際底面目，牠的工作方法，牠的武庫，就是這樣的。

而同時，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戰鬥底新時代，却已經到臨。在財政資本無上威權面前，舊的鬥爭方法，已經是顯然不夠的和軟弱無力的了。